哎呀，都说北京好爽，好冷哦。 到了北京，还说不到长城肥，好汗这下好，到了长城更冷。 那个风吹的味儿吹来凉的了。 你问那些北京人，那个锅子小不小的一碗子。 你看，一个老婆要来帮忙听不懂。 在北京要说普通话你才听得懂的嘛。 那个锅子，小不小的一碗个耳机钱，哦。 又要老婆，你是不是北京人哦？ 我说北京话你都不想得着算了，算了，有的人还不如自己找弄那个。 北京那个医院在那嘛。 哎哟哦，那有个医院。 我看看有没有医生在喝的。 喂？ 哎，医生用不着医生哦。 谁谁谁谁？ 哎呀，哎呀，医生我这儿，老师把医生关了。 哎，医生。 同志，干病啊那你先说说你这个症状说一下。 我胆子是娘的了，我娘的了，我娘的了。 你娘的了，你应该去火车站去接呀。 你应该说的那样。 哎呦，他老婆儿到了。 哎呦，别，对了，这个手都说得又痛起来了啦，哎呦。 我明白了，你是生病了，是吧？ 哦，生病了没关系，你先坐下，坐下，慢慢说，把这个症状慢慢说记录一下。 来，来，来这个病人们，我们还是要照顾的啊，来来来好好，好，不着急。 哎呦，我嚼起来慢慢说这个，我说，啊，我说这个普通话你能不能听懂？ 首先，哎呀，你那个普通话你混说说说我都听得懂。 那你能不能说普通话？ 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又要说普通话。 这几天在北京天天用那个普通话，我的舌头儿都卷痛了。 哎，呦，为了看病管他来整狗一盘不蒙多，先问一下他这是内壳吗？ 外壳？ 要是富三国这丢失先人哦。 哎，要让这个医生知道我是病人，但怕那个存患者用普通话。 哎呦，那个存患者用普通话吗？ 不，蒙多，我先搞一下。 哎呦喂呀，哎呦，不讲普通话的吧？ 北京人说话鼻音总嗡声嗡气的那个存患也该嗡声嗡气才讲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有一滴就敢讲普通话了。 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那个医生，我想问你喊我说的那个普通话呀，我说的那一滴滴梗首先，首先我想问你一下。 你说什么？ 我想亲吻你一下。 我看你是真得毛病了。 我是男的，我是公的，知道吧？ 我我晓得你是公的，我晓得你是男的。 对呀。 你问我有什么意思？ 哎呀，我想问你一下你这儿跟先是内科还是外科？ 说清楚，慢慢说，慢慢说你说什么。 内科还是外科？ 呃？ 内科还是外科？ 对他真妈不容易这个内科那就没得啥子吧那你先坐下，把你的病情说一下啊。 你说啊，我记你说哎呀，这个医生在拐腿，兄弟，来不来就喊说管他医生喊说就说，医生让我就开始说了。 说我再说慢慢说。 我是在慢慢的说。 我这会儿都说到地下了，再说我更是说不动了。 哎呀喂呀，哎呀喂，哎呀喂鱼鱼。 你到地上坐着干什么？ 你喊我往下说吗？ 我就说了嘛。 我让你说，用嘴来讲话。 哦哦哦，我听了半天，是喊我讲一下症状啊对说症状知道吧？ 哦，搞怪了说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 人家以为我是欺负你呢，这是医生啊，我娘的过后我真嚷得很我好嚷啊。 我嚷得很啊。 医院要保持安静。 不要嚷医院一定要保持安静。 你嚷什么嚷，你慢慢轻轻的说嘛。 医生，你搞怪了？ 我不是的老了意思那嘛，我捆身上下，怕得很我好怕呀。 我怕得很啊。  
 你怕什么？ 怕？ 看病？ 什么好怕的啊？ 不要怕有什么病都跟我讲。 医生，你又搞怪了？ 我不是的害怕的怕。 我是怕鸡鸡的，怕让娃娃的娃如鸡鸡的乳啊。 什么，这个，啪卢什么的，你能不能把主要的你跟我说好不好？ 讲主要的。 我穿着黑裸，天马咋咋黑的时候，我的老婆就开始痛了。 先是给老婆痛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前抓抓痛后抓抓也痛。 那个眼睛啊眨眨眨的鼻子嗡起，嗡起来。 我连嘴头都软不转了。 这个颈腔啊降起，降起来都跟了两个耳朵直过来呐呐呐。 不开，还好我一开了。 哦哟，崔起，我的肚脑皮都痛了。 还有我的颈膝头棉纸杆螺丝管刀，拐枝蕾，巴骨都好痛哦。 那个医生，你瞧一耗啊，到你们这儿跟前，不得两天，我的手指还有戒指都伸动，瘪了。 尤其是那个狼子门啊，哦哟，好狗哦，你瞧啊。 哦，这叫动窗，我们这叫动瘪动窗动瘪。  
 动瘪。 动瘪。 我们普通话叫动瘪。  
 什么叫动瘪啊？ 吹了半天，他们也喊动瘪哦我是被你带勾里的。 简单点啊，简单点这个，我来给你检查，检查，怎么样？  
 要得吗？ 你先说你哪个部位，哪个部位疼吗？ 哪个位置？  
 我都搞不清。 哎，呦喂，医生，最后不要摸我。 为什么？  
 我担怕来不及了。 什么事啊啊？ 干嘛跑什么跑啊？ 你啊。 医生，我担怕要打标枪了。 我告诉你，到现在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的一句话了。 吸的好到他中了。 打标枪。 你是个运动员。 标枪运动员。 哎呀，没想到，个子不大，还是运动员。 好。 好。 好。 那个医怎么了？ 那个医生，你说那个标枪？ 是他上头甩了个标枪。 是往上吗？ 我下头那块标枪。 下边标那么啥呀？ 找什么亲戚啊？ 这没什么亲戚。 那么你们那个毛师在哪个塔塔？ 你认识我们那锅炉房烧锅炉的毛师傅啊？ 毛师傅，你认识吗？ 不是的。 锅炉房那师傅，毛师傅。 搞怪了？ 不是的。 这怎么回事？ 毛师傅是我爸爸。 你胡说毛师傅怎么是他爸爸呢？ 人家毛师傅，一米八几，就你个儿，他是你爸爸。 哎呀。 那个爸爸就是帮助拔出来十把烟。 这你给晓得了。 十八阴，你都认识我们那个药房那女的？ 哎呀，你还认识十八阴呢？ 哎，她在我们药房工作呢。 你在干什么？ 你在干什么？ 不是的。 哎，你老婆子，你跟我同他在心里那个哎，怪了，怪了，怪了，怪了，神用的，糟了，糟了。 医生不熟了。 什么味儿？ 这是熟了也不得用了。 胶都飙了。 你老婆子很人家层层展展的进来。 这孩子弄得走路都不好走路。 哎呀，算了，你这个医生。 这是干什么？ 这一地都是这个。 那边，厕所呀，那个。 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拜拜了。 哎呀。 什么毛病？ 这是上我这耶